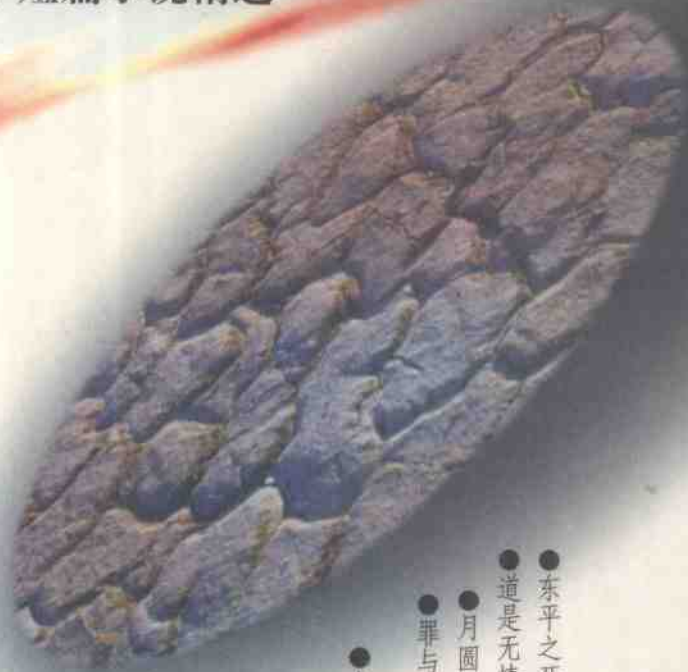


鸳梦难言

——庞瑞垠中短篇小说精选



● 东平之死

● 道是无情却有情

● 月圆月缺

● 七爷

● 罪与非罪

● 老街的隐私

● 恍惚

● 最后一处十字路口

● 朦胧

● 晦暝

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鸳梦难言

——庞瑞垠中短篇小说精选

书 名: 鸳梦难言
作 者: 庞瑞垠
出 版 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南昌市群众印刷厂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: 12.25
字 数: 27 万
版 次: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—2000
定 价: 17.80 元

ISBN 7 - 80647 - 023 - 9/I · 18

邮政编码: 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, 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作者小传

庞瑞垠，1939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江宁。1957年发表处女作。1964年大学中文系毕业。1975—1980年任《雨花》副主编。1980年后从事专业创作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一级作家，“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”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“故都三部曲”（《危城》、《寒星》、《落日》）、《逐鹿金陵》（上、下卷）、《沼泽地》等7部；短篇小说《东平之死》；报告文学《陈布雷之死》、《沉沦女》；传记文学《早年周恩来》（两卷本）等，逾500万字。长篇小说《逐鹿金陵》曾获全国长篇小说奖；《早年周恩来》获1995年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“一本好书奖”；因创作成就突出，入选1996年《中国人物年鉴》。

目 录

恍·惚	(1)
最后一处十字路口	(25)
朦 胧	(53)
月圆月缺	(71)
晦 暝	(93)
罪与非罪	(123)
七 爷	(141)
东平之死	(156)
道是无情却有情	(189)
鸳梦难言	(261)
老街人的隐私	(325)
后 记	(386)

恍 惚

——“人生沉思录”系列之一

—

列车刚进站，熙熙攘攘的旅客，顿时忘却了长途跋涉的疲惫，蜂飞蚁拥般地离开月台，进入地下室，走向出口处。自然，他和她也被挟裹在其中，一只带轮的海蓝色旅行包，在水门汀地上辘辘地滚动着。力的冲撞、挤压，使得周围迸发出嘈杂的呻吟、惊叹和咒骂……却没有他和她的声音，一切似乎与他们无关，这会儿，他们想的仅仅是这只旅行包，他和她的手各执着一边的拎带，紧紧地，一直不曾松开。

旅行包是她的，上面印着铁锚和英文字母。

验过车票，宽阔的车站广场多了他们两个人，幽蓝的苍穹下，玉兰灯柔和的灯光突现出她周正而纤秀的轮廓，面孔是嫣红的，不知是心的激荡，抑或适才人跟人的挤撞而产生的效应？她微微抬了下头，拢了拢黑丝绒般飘逸的披肩发，冲他妩媚地一笑，透露出一种琢磨不透的风情。继而递给他一方手绢，他稍稍犹豫了一下，回报一笑接了过来，拭着额上沁出的星星点点的汗粒，奇怪的是在携动旅行包时，他不见得比她用力大，却竟然出了汗，莫非是恼人的激动？果然，他的目光变得灼亮了。

他，约摸四十光景，体魄像汪嘉伟似的健美、洒脱，蓄着时下流行的长发，希腊鼻上架着一副金属框的进口变色镜，镜片后面那球体稍稍突出的双眸，总像在探究着什么。凭外表，很难猜出他的身份。

而她，婀娜的身姿罩着一件款式摩登的米色风衣，湿润的嘴唇多少带有一点性感，然而，那神情却带有一种小地方女子的朴拙，笑起来多半时候是拘谨、羞涩的，眉眼间总溢着一种淡淡的郁悒。她的身份也不易琢磨。

在别的旅人眼里，他和她，没准是夫妻，起码是相知很深的朋友，绝对。可事实上，在这之前，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台，走上同一节车厢，在同一单元的卧铺落座时，他们谁也不认识谁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漫长行程，他们终于来到脚下的这座城市，并成了其他旅人眼中的那种关系，这种直感不无理由，但却是虚妄的。

这里，是他的终点。而她得待一宿，明晨六点再换乘长途汽车，路上消磨七个钟头，去一座偏远的小城，她的家在那儿，那儿也有她的厂。

她想向他告别，却问起他今晚住哪儿。他说随便，挺认真的样儿。她忽然觉得自己的孟浪，她还并不了解他，因此，心怦怦直跳。

这些年，文坛俊逸之士如雨如云，若论年龄结构，他的档次不高，但在知名度上总可排在一流之下二流之上，挺走红的。这次出差，满可以事先给接待单位发个电报，要豪华宾馆，要高级轿车，就像文坛上一些老虎和小猫通常所做的那样，可他没有这样做，不知是一时的疏忽，还是对生活并无奢求的习惯使然？这样，午夜他得自找旅社，这一切她并不清楚，然而，他的眼神，

却对她刚才的关切表示了真诚的谢意。

像是预感到分别在即，两人似乎都有话要说。却谁都寻不着话题，迟疑着，她像被钉子钉在那儿，他却往前走了几步就又停下。这时，一个装束艳丽的年轻女人朝他瞟了一眼，移步飘然而至，夹生的普通话伴着冷霜的香气向他袭来，先生，家庭旅社，服务周到，跟我走吧，嗯哼！猛可的，他窥见一副淫荡而贪婪的目光，去去去，他嫌恶地摆了摆手。哇，瞧你的德行，少见！女人丢下这句话，一扭腰肢没入夜色中去。

什么人？她急急走了过来，愕然问道。

暗娼。他摇摇头，说完，一声叹息。

唔……她可是头一回听说，在这大城市的一角，旋而眉毛一挑，目光投向远处，想再看一眼那个尤物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

她仄下眼睑，不吭声，脚尖下意识地摩挲着细碎的沙粒。她想，她跟他一直像浸泡在纯净的空气里，陡然间却渗入了一股呛人的烟味，心中憋闷得慌。

见怪不怪。他显然看出了她的情绪变化，遂这般安慰。

广场上，招揽旅客的，有的捏着电喇叭在喊，有的摇着小旗子在拽，公家的，集体的，私人的，纷纷扰扰，争相竞逐，很快，就把他们围了个密不透风。一个个巧舌如簧，把各自经营的旅社说得比天上宫阙还胜一筹，同时，又不失时机、恰到好处地将对方贬损几句。

他狡黠地耸了耸肩，她的反应则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没容他们问询，几乎是半强迫似地，他们被拥着走向一辆奶黄色的丰田，登车前，她犹豫了一下，但仍然坐了上去，在他旁边的空位上。茫然中，他们被拉到郊区的“三叉戟”旅馆，时间已过午夜，淡淡月色勾出旅馆高耸的剪影，真的酷肖一架待飞的三叉戟呢，置身其间，仿佛有种腾云驾雾之感。

将旅行包搁在大楼底厅，他要去窗口登记，她却让他歇着，理由很简单，他不懂本地方言，洽谈不便。他忙掏出工作证，她接了过来看都没看便走向服务台。途中，既然他未主动谈过自己的身份，她也没问起，干吗这会儿一定要知道呢？背着他觑上一眼岂非偷儿一般，重要的是赶快办好住宿登记。

这趟车，是旅馆今夜接的最后一批客人，人不多，七八个，睡眼惺忪的女服务员是看着他和她相偕进来的，轮到她时，她递上一红一绛两个工作证，刚要登记，女服务员划拉着胳膊，打了个长而慵倦的哈欠，哦，困死了，算啦，算啦……说着开了个房间，将单子顺着大理石台面推到她面前，她一瞥，噢，不……

嫌贵，女服务员嘟哝着，脸倏然拉了下来，哼，这么晚来，给你两口子一个单间算特殊照顾啦……交钱、交钱！两张“大团结”……

啊不……她愕然，涨红了脸，想解释却说不出，她可从来没住过这么昂贵的房间，何况，把她和他开在一起。您误会了……她到底说出了口，声音极低，只有她跟女服务员两人可以听到。

误会?! 女服务员嗓门炸响，这声音竟把他召引了过来，一瞅单子，他禁不住发出暗笑，他忙向女服务员解释，并补办了登记手续。可是，三层楼的旅馆就剩一个单间，再就是大通铺，男的。他不再说什么，将开好的单子递给她，接着又让开了个大通铺，付了钱，便离开了服务台。

你……红晕漫到了她的耳后颈间，怔怔地只说了一个字。

明天你要赶路，得休息好，走吧，我也在二楼，他说。

延宕了几秒钟，她掏出了二十元，给他。他睨了一眼接了过来，尽管他觉得自己刚才的行动是无私的。但他不愿给初识的她留下别的什么联想，她回望了一眼，似在感谢他的理解。

他帮她提着旅行包，把她送到 202 号房间门口。她差不多

想落泪，想说什么，嘴张了几次，却让他用手势客气地劝阻了，他不想接受什么感谢之类的话，微不足道的事。他侧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，正对楼梯口，是一间宽敞的会议室，鲨丁鱼罐头似的，住满了人，清淡的月色透过羽白的窗帘洒了进来，他看见了紧贴西墙的一张空铺，自我调侃地笑了笑。

二

阴郁、潮湿的仲秋少有的好日子，玻璃窗外，一轮银盘似的圆月已经偏西，明晃晃的，很亮。她已躺下一会儿了，凝望着月色，她不由得想起了海，那天际疾速流动的透迤不绝的云块，像海浪一般翻涌，她的整个思绪忽然全部集中在这上面，不由得想起了他，不是大通铺里的他，而是另一个他，她的丈夫，那个远洋货轮“华夏号”上的海员。此刻，她十分不情愿，却又执拗地想起这些天来的经历，倏然消逝的一个个镜头又闪电般地倒了一遍。

半个月前，她忽然接到他自印度孟买拍来的电报，说他指日可抵江城，让她去接，她划算着时间，匆匆收拾了一下便乘车赶往岳州，可通往江城的火车票早就售完了，她挤出充满汗臭的售票厅，踉跄在门口的廊沿下，发出凄楚的嘘叹。现在预售，就意味着在海上飘泊了整整一年的丈夫，上岸后至少得等她三天，这三天的等待怕比一年更长，两颗干渴的心不定会被这等待之火灼伤的，不，绝不能使远航归来的他失望。万般无奈，她只好花钱买了黑市票，比原票要抬价三分之二呐，哑巴亏，认了！海员的妻子不缺钱。但是，因为是个把细人，多花了二十多块，在她总还是心疼的，但一想到能按时见到丈夫，也就管不到这些了。

这是三年中的第三次去江城，她没携上鲜花，也不会送上一个吻，见他第一眼时能够给的只是张着嘴，痉挛般地哆嗦着的

笑。

码头上堆满了集装箱，山一般地耸立着，锚链的叮当声，运货车挂钩的嘎嘎声，装卸工的吆喝声汇成一支粗犷、雄浑的交响乐回荡着，雾一般笼罩在海湾的晴空。

九时整，一艘远洋货轮呜呜地叫着，欢畅地靠拢了泊位，她是八点一刻抵达江城的，出了车站不待喘息便赶往码头，杂在拥挤的出口处翘首以待。她的周围笑声夹着哭声，为着送往迎来。她可不想哭，没理由。她也没有笑，还不到时候，也许，她马上就可以启齿露笑了。可是，九点过了，十点也过了，直到十一分零三分，一队海员朝她走来，她一眨不眨，近了，但没有他，她被告知由于港口堵塞，“华夏”进不来，目前正滞留在喇叭口外，她的心仿佛猛地坠入腹腔。

他呢？她强抑下痛苦的思念，急急地问。海员中间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对她说，鉴于三天前他被任命为大副，必须留在岗位上。

大副？……她喃喃地说，人们想象中的激动没有出现，她闪露的却是苦涩的笑。

他什么时候上岸？她又问，脸上有一种灾难将临的预兆，惊恐地颤动着。

这就要看堵塞啥时疏通啦！络腮胡回道。

估计呢？……她像是作了某种妥协地问。

大概半个月吧！络腮胡的话用了一个不确定的词。

那么，这期间他能上来一趟吧？她乞怜般地又问。

不……能……！络腮胡迟疑地、艰难地、无情地说，也斜了她一眼又补充道：这不是我的话，是大副要我对你说的。

深深的绝望很快反应到她脸上，灵魂像被掏尽似的，眼前沉沉犹如暗夜，一个趔趄，差点栽倒在一根电线杆上，幸好被一位

不相识的姑娘扶住。

他让您等他，络腮胡仿佛在宣布一项残忍的裁决，怔了半天才说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：他这大副的正式委任状还没下达，是政委口头宣布的，八成还得接受考验，这么着，他焉能不格外谨慎？

难道……难道他就不……想我？她突然出语惊人地嚷道，以至周围的目光都凝视着她，她感到一阵悚然。

想，我敢打包票他想嫂子，昨晚，他跟我闲啦呱，说是您准会来接他，嗨，那目光火辣辣的，简直烫人哩！

她的目光无奈地又一次投向茫茫大海。

嫂子，您就住到我家去吧，就在这座城市，离这不远，您千里迢迢来，一年都等下了，半个月又算得了啥呢？

不，我已等了一个世纪，说着，她转身就跑，嘴唇咬出了血，没走几步，忽又猛然停下，泪洒了下来，她茫然无措，去哪儿？

记得他说过，络腮胡一家三口才住一间屋，那是绝对不可以去相扰的。海员公寓呢？至今只是海市蜃楼。而住旅馆，在江城，一个晚上少说也得花三十块钱，住上半个月划算下来则是四百五十块，吃用还不在于内，这岂是她能住的？虽然自己手头有些钱，可家里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公爹，一个在省城自费学习电脑的小叔子，她不得不把钱紧紧地攥在手心里，那一张张钞票可是挤得出汗水的呀！

结婚三年，她到过江城三次，第一次很顺当，没等。第二次等了五天。没料到这一次要等半个月，她再也受不了，一颗熔岩般炽热的心终于变成了一个冰球，她木然地挪动着脚步，大脑昏昏沉沉，炸裂一般。

嫂子，您如不嫌弃我那穷家，就爽快地跟我走吧，我爱人还巴不得咧。络腮胡又一次发出了邀请。

不，我已找到旅社。她说了一个谎，恋恋地回眸大海，颌首

向络腮胡道别，旋即挺了挺丰隆的胸，一径向前走去，接着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。她并没有去找旅社，而是到了火车站，票房里排着长龙，她一噤。忽然，有人在嚷着退票，一问正是去岳州的，她喜出望外，原价买下，半个钟头之后，便上了回归的列车。

她意趣索然，谁也不搭理，支颐凝望着窗外，秋天的原野丰硕而生机勃勃，在她眼里却是一片萧疏，犹如她的心田。

他比她晚到几分钟，同她一样，床号也在下铺；他瞥了一眼，见这女子额头高爽，充满灵气，只是脸色黯然，他不便招呼，也不想揣摸，坐定后拉开背包取出一本书看了起来。她显然已经感觉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气息，却依然纹丝不动。约摸一刻钟之后，他将书往铺上一放临时离去，敏感的她顺便翻了一下，见是《罗曼·罗兰文抄》，这书她听说过，却一直不曾见到。她想看却又不得不放了回去，并又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姿势。只是早已紊乱的心绪此刻变得愈加不宁，她由这本书想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想到这位文学大师跟梅琛葆夫人的通信，她的心中忽然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紧张来。隔了一会儿，他回到座位，依然捧着书来，而她的目光却明显地朝书上倾斜。

您读过吗？他问。

她摇摇头，多少带点矜持。

您拿去看，我这儿还有书。他热情又不失分寸。

啊不，这会儿我什么也不想看。她刚说完，忽然感到有点失言，遂抿嘴一笑，想掩饰这话中隐藏的秘密。

还读过罗曼·罗兰的哪些书？他又问。

她一一报出书名。

他们的谈话就是这样开始并延续下去的。

像是久蓄在心中的话得到了一次宣泄的机会，她说自己酷爱读书，读过卡夫卡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、弗洛伊德，当然还有萨

特。还读过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、泰戈尔，自然也少不了曹雪芹、鲁迅、茅盾，不过，那已是若干年前的事了，中学阶段。这几年尽看外国的。

他的瞳孔由于惊叹而放大了。他问她喜不喜欢舒辛和柳娜？她说，这两位女士是玩魔术的吧？他懵了。怎么，连这两个新派人物都不知道？她看出了他的神态，忍俊不禁地说，我的意思，她们是在文坛上玩魔术。

啊，新颖的解释！请把意思说明白，他说。

魔术么，既然可以调节生活，看看也无妨。至于评价么，与其要我这中国内地的小女子讲，莫如让外国人去评，老外不是说要提名给她们评诺贝尔奖吗？她的脸上掠过一道嘲弄的笑意，又说，不过我终究喜欢的是罗曼·罗兰。

他感到一噤，嘴上像被贴上了封条。但是，他们的谈话并没中止，只是不再谈文艺，于是，扯起了沿途的风土人情、企业破产法、纺织与时装的配套……鬼使神差，竟还扯到中国的远洋航运事业，这个话题，她本来可以谈得很多很多，但却说得空泛、笼统，他压根儿也不会想到这远洋航运关联着她的家庭结构，自然不会打听，而她更不会主动去说，对一个陌生的男人，她是绝不会打开这扇闸门的。在他，或许是出于尊重，而在她，却未免有点煞费苦心的成份。不过，她说出了自己的厂长秘书身份，他自然不会不记住的。

三

是的，一路上他们絮聒不休，谈得颇为投契，即使是窗外的山丘、河汉、流云、柔风都成了话题。直到夜间卧铺车厢的顶灯熄了之后，他们依然在低声攀谈着，没完没了，以至两人温暖的

鼻息似可相闻。究竟谁先入梦乡，他和她都说不清楚，仿佛两人从来就没想到会中止这场马拉松似的漫无边际的谈话。

天亮之后，他们各自梳洗已毕，他冲了两杯雀巢速溶咖啡，她拣了一只卤鸡蛋，剥了壳递到他手上。而他回报了她一盒酒心糖果，他们谁也没推辞，一切顺从自然。

但是，她并没有忘记，昨天，就在她的目光向书本倾斜的时候，他迎送过来的目光却隐含着那种功成名就的男子怡然自得的神情，似乎她不值得进入他的视网膜。但是，当他们终于拉开话匣子，她注意到他的目光倏然变得欣然、赞佩，最后又是那样的平静，如同秋天澄碧的天宇。

这漫长的旅程，他们东拉西扯了十多个钟头，两人都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话语从唇间自然地流淌出来，无止无息，仿佛是一阙两重唱，两个声部是那么和谐而协调。这场谈话，比自己跟另一个他三年来说的加起来还多，她这样估量着，一种久抑的女性柔情似乎又在她的身上觉醒了。这时，他注意到，第一次照面时她给他留下印象的黯然面孔变得光华四射。

你是个有个性的人。他说。

你也是个有个性的人。她说。

说完这话之后，彼此安然地对视了一眼，收拾行李下了车，接着，住进了“三叉戟”。

眼下，他就住在大通铺客房，设施肯定很差，一丝内疚袭上她的心扉，也不知他睡着了没有？现在在想些什么呢？……

目光灼然而宁静，像海湾一样，她凝睇着，心儿忽然抽搐起来，她又想起了那个滞留在喇叭口外的他。他们原是初中同学，后来，他应征入伍，当了海军，几年后转业到远洋公司。在她印象中，他是个诚笃的人，只是接触不多，初中的少男少女已懂得彼此回避。此后一别十载，当有人给她介绍这桩婚姻时，腼腆而

娴静的她竟不知如何处置。听说他生活在海上，而她从小却生长在山里，没见过海。不过，不止一次地在电影、画报上见过，那烟波浩渺的景象对她着实产生了一种无形的诱惑，她喜欢大海生命的躁动和它的坦荡，她把他跟海连在一起，因此，当他带着军人的豪迈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的心失去了平衡，难以控制地倾向于他，她终于成了一名海员的妻子。

蜜月是销魂荡魄的。

蜜月一过，他就走了，去那遥远的地方。她经历了分离、思念、期待，通一次信，往返得两个月，可怜一年至多也才通六封信，渐渐地，大海成了横亘在她心中的一条银河，她对海的感情慢慢淡化了，这次的江城之行，她甚至诅咒起海来，海使她得再等半个月，这样等下去，她怕自己的皮肤会变得苍白、松弛，怕体内的水分会慢慢熬干，她是窝着一肚子气南返的。她可未料到会遇上他，而且一同住进了“三叉戟”，想着这一切，她难以入眠。

月色困扰着她，远天的月儿恁般孤独，跟她一样。她心中涌起莫名的惊吓，她急急地下了床，趿着拖鞋，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

蓦地，不知哪儿传来隐隐的音乐声，莫非谁在拨弄电视？是哩，省城的电视结束得要晚些，她下意识地揪了一下写字台上的电视，既无图像又无声音。她关上揪钮，仄耳细听，却什么声音也没有。怕已是子夜了吧？噢，没准是幻觉！但她的目光仍被电视吸引着，不由得想起了自家的那台 25 吋大彩电，夏普公司的产品，是他从日本横滨带回的，岂只彩电，她还有四星级东芝冰箱、组合式音响设备（他让她欣赏音乐来排遣寂寞）、放录机连同三十盘录像带，这些录像带拍摄的都是他远航生活的镜头。此外，还有罗莱照相机……这一切，他说是为了她，自然，因为有了他，她也才得到这一切。厂里的同事和街坊邻居都羡慕得不

得了，都说她提前实现了家庭电气化，少不了把她丈夫夸一通，这曾使她感到满足。但是，日子一长，东西一多，她惊异地发现那些最初跟她亲近的人中间，有的跟她生出了隔膜。有一天，她甚至听到有人在她背后骂她守活寡，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。她没得罪任何人，彩电、录像别人也没少看，何以要冲她而来呢？她才二十九岁，莫非真的在守活寡？她心中憋闷得难受，可她不想申辩，惟有暗自饮泣，她变得心灰意懒，幸福的渴望在她心底燃烧，她开始怀疑自己，这是不是幸福？一些电器慢慢蒙上了灰尘，她懒得去擦。彩电，她干脆搬到公爹房间去了，她惟一要做的只是每天替老人一开一关。慢慢地，她变得怕节日，怕欢乐，仿佛这些都是别人的事，与己无关。无名的哀愁中，她怯怯地希望有个孩子，可是她跟他长期不在一起，像是没有这个缘分。

她像等待永恒一样等待丈夫的归来，然而，一年就那么一次，在他，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于是，她寻找新的寄托，在工作之余，她写信，一封接着一封，她谈对改革的种种想法，向他描述自己的心境，诉说自己的思念，偶或也发发牢骚，她甚至还寄过自己写的一篇小说。他的复信是准时的，可是，写得很简单，流水账似地告诉她最近又到了哪些港口，见了什么，买了什么？再就是问她家里缺什么，需要什么？有一回也谈到政委找他谈了话，已把他列入了第三梯队。至于小说的事却只字未提，似乎没有收到。那可是费了她半个多月的心血呀，她去信问，他说有这回事，却一时不知塞到哪儿去了。接到这封信，她找到一个僻静地方号啕一场。

海水是流动的、温暖的、富有生命力的，而他的信却像灰蒙蒙的凝脂一般没有微澜，始终流不到她的心上。这样，他们之间的通信，时间愈拉愈长，而他，像是既不急，也不催。他八成沉湎于自己的工作，她没有道理苛责于他，可她却感到不可名状的孤